

性 / 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專號
第五、六期合刊 1999 年 6 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酷兒賽菊寇

Cindy Patton 原著

何春蕤譯

編按：1998 年 10 月 3 日中央大學性 / 別研究室主辦第二屆性 / 別政治起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到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酷兒理論重要學者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來台發表論文，並與本地學者對話。這篇文章是 Emory University 愛滋文化理論學者 Cindy Patton 專程來台為介紹主題演講者賽菊寇而撰寫的介紹詞。對這次學術盛會之論文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本刊 1998 年 9 月出版的 3-4 期合刊〈酷兒：理論與政治〉專號。

我覺得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在此介紹紐約市立大學英文系的賽菊寇教授。各位可能已經很熟悉她出於各種關切、以各種文體所撰寫的作品，包括雄辯的詩作、複雜而精闢的文學分析、以及一針見血的政治分析；她的成就在英國文學、哲學、性別研究、以及新興的酷兒理論領域中都受到高度的評價。

賽菊寇以 1985 年的專書《男人之間》(*Between Men*)崛起文學研究領域。由於她本身座落於當時女性主義陣營為性與性別之間的關係而進行的激烈爭辯之中，因此賽菊寇重新解讀了酷兒女性主義人類學者 Gayle Rubin 的理論，並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轉折。她認為十九世紀小說情

節中特有的男人為爭奪女人而戰，事實上是男男戀情的一個高度結構化的表現。這本書為當時剛剛開始對性發生興趣的文學批評開展了新的可能；而且就像賽菊蔻所有的作品一樣，這本書不但是文學研究，也同時飽含政治蘊涵。她認識到新生的女男同性戀運動需要優秀的文化先祖，但是她也深深受到傅柯理論的影響，知道像「男同性戀」、「女同性戀」之類固定性身分的說法，不但是近代產物，更在政治上大有問題。因此賽菊蔻轉移了焦點，從找尋作者本人的性傾向，轉向探究作者如何在作品中重組或掩藏性的意識形態。簡單的來說，這個新的研究進路不是「強迫作者出櫃」而是「把文本酷兒化」。這麼一來，任何一個文本——而不僅僅是那些所謂「同性戀作者」的作品而已——都可以被詰問其在文化再生產性 / 權力差異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賽菊蔻之後的新世代文學學者立刻蜂擁生產了許多新作，而賽菊蔻本身則更加深刻的投入了晚期現代哲學。

由於賽菊蔻在前期的作品中已經置換了性傾向，不再當成最首要的「祕密」，她於是開始探究另外一些「酷兒化」的跡象。她在 1990 年的《暗櫃知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指出，西方哲學中最常見的二元對立比喻是建立在「內 / 外」之分的觀念上，而這裡最鮮活的暗喻就是所謂的「公開的祕密」，也就是那個每個人都知道但是絕對不能說的——也就是「暗櫃」。這本作品再度激勵有關性別的文學批評徹底的重組自己，因此在文學領域中頗有爭議，但是在哲學領域中倒頗受歡迎。後分析哲學宗師 Stanley Cavell 在《批評探究》這個期刊上寫了這本書的書評，他銳利的指出：「從此刻開始，沒有一個搞哲學的人可以不讀《暗櫃知識論》了」。

但是《男人之間》和《暗櫃知識論》這兩本書並不是賽菊蔻的問世之作。由於文學建制要求研究者選擇一個文類和一個時代作為專業，賽菊蔻早年的研究及第一本專書其實是有關怪誕小說(Gothic Novel)的。我也不太清楚她為什麼總是教這方面的課程，但是卻不太提這方面的研究和她最有爭議性也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間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們一般

認為怪誕小說基本上對家庭滿懷焦慮，而且急切的想要規範家庭關係，想把成員內化於家庭之內，從這些最近的研究，我們就可以看見那個引至她比較爭議的作品的核心洞見。就防範青少年自殺以及珍視——而非妖魔化——他們的特殊差異，也就是他們的「酷兒性」而言，〈如何將孩子教養成同性戀〉這篇論文不但在優美的文字中肯定了酷兒性，並對異性戀父母對自己子女的性所感到的憂心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同時也批判了同性戀成年人在擔心自己會「不當的影響」青少年時所表現的恐懼。

最後，我想提一下她另外一些各位可能不太熟悉的作品，那就是賽菊寇教授的詩作。事實上，在她的靈魂深處，賽菊寇首要是一位詩人，可惜美國的學院對詩抱持懷疑，甚至敵視，因此多年來，詩就一直被批評和理論所排擠。但是從賽菊寇在散文寫作中所流露出來的謹慎和風格，各位一定看得出來她是以一個詩人的方式寫作。有一次她在談寫作時告訴我，她在以批判的眼光讀自己的作品時不但感到歡欣，有時也覺得痛苦，她說：「我不認為我能完全了解我自己寫的東西」，可見她非常努力的維持自己的作品既開放，又不固定。正是這種對自身作品素材和美學價值所採取的嚴肅態度，才使得她的讀者們在 1995 年愉快的面對她的新作《肥藝術 / 瘦藝術》(*Fat Art/Thin Art*)，這部作品不但是一首文字洗鍊的長詩，也非常明顯的是理論。做了多年的暗櫃詩人，賽菊寇終於成功的顯示：詩和理論不是對立的；詩，事實上是理論最深邃的中介。我相信這本作品也使得賽菊寇在理論的層次上徹底和性別理論決裂。

賽菊寇在為心理學家 Sylvan Tompkins 編的讀本中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論，重新引介了我們身體的肉體感覺生活，以及這些肉體生活和其身體基礎之間的關係。這個說法在目前恐怕還是會被讀成一種把身體重新生理化(re-biologize)的努力；事實上，上個禮拜我的一個同事就表達了他對這本作品的不滿，他認為這本書是在說「感情是內建的(hardwired)」，而這個說法在後結構理論中根本就是一種異端。但是我覺得他的讀法並不適合用來讀賽菊寇此刻向情感的轉向；賽菊寇是轉向英美的分析傳統，是轉向在英美分析傳統中對本質主義最重要的批評者之一，J. L.

Austin。我相信這個轉向重塑了也提出了一個有別於傳承自 Derrida 和 Judith Butler 的「操演」之說。

賽菊蔻仍然在謹慎的挖掘這個作品，以便把一切存在——特別是「酷兒存在」(queer existence)——的豐厚肉體性帶回到性別和酷兒理論的廣闊園地中——這就是她今天要發表的。